

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

潘定武 張小明 朱大銀 校注

齊己詩注

黃山書社

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項目

潘定武 張小明 朱大銀 校注

齊己詩注

黃山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齊己詩注 / (唐) 齊己著; 潘定武, 張小明, 朱大銀校注.
—合肥: 黃山書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461-4457-3

I. ①齊… II. ①齊…②潘…③張…④朱 III. ①唐詩—注釋
IV. ①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88314 號

2014 年度黃山學院科研啓動項目(2014xskq001)

齊己詩注 潘定武 張小明 朱大銀 校注

出版人 任耕耘

責任編輯 周振華

裝幀設計 李曉東

責任印製 戚 帥

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黃山書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官方直營書店(<http://www.hsssbook.taobao.com>)

營銷部電話:0551-63533762 63533768

(合肥市政務文化新區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7 層 郵編:230071)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

印 刷 合肥銳達印務有限公司

開本 880×1230 1/32 印張 20.375 字數 500 千字

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-7-5461-4457-3 定價 69.00 圓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(本版圖書凡印刷、裝訂錯誤,可及時與出版科聯係調換 電話:0551—62827094)

前言

齊己（八六〇？—九三八？）^{〔一〕}，俗姓胡，名得生，潭州長沙（今湖南長沙）人，晚唐五代著名詩僧。早歲出家，歷居長沙大滄山寺、長沙道林寺、廬山東林寺等。後梁龍德元年（九二一），齊己應西蜀廣濟大師之約，欲經荊州入蜀，為荊南節度使高季興所留，任江陵龍興寺僧正，直至去世。齊己雖困於荊州，而心戀東林，自言『終拖老病重尋去，得到匡廬死便休』（《寄懷鍾陵舊游因寄知己》）。齊己一生勤於作詩，晚年尤甚，嘗道『是事皆能諱，唯詩未懶言』（《居道林寺書懷》）。齊己下世後，其詩由門人西文輯錄，孫光憲初編為《白蓮集》十卷，計八一〇首。孫光憲（九〇一—九六八）作《白蓮集序》曰：『師平生詩稿，未遑刪汰。俄驚遷化，門人西文並以所集見授，因得編就八百一十篇，勒成一十卷，題曰《白蓮集》。蓋以久棲東林，不忘勝事。余既繕寫，歸於廬嶽，附遠大師文集之末。……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序。』此序作於齊己卒後不久，據序文所述，此《白蓮集》所錄應為西文所輯齊己全部詩作。齊己詩作於現存唐五代人詩作中，數量次於白居易、杜甫、李白、元稹，居於第五，超過貫休等唐五代詩僧。齊己之文，《全唐文》收錄二篇；今人陳尚君先生輯得一篇。齊己著作另有詩論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，並見附錄。

齊己詩作內容頗為丰富，體現了作者不忘關心現實社會的俗世情懷。齊己詩歌風格

以清雅為主，兼具通俗，亦不失豪放之作。其藝術雖總體上難入上乘，但也不乏佳作。在歷代僧人詩作中，齊己詩數量、質量均堪稱突出。紀昀稱：『唐詩僧以齊己為第一，杼山實不及，閱全集自見。』（見李慶甲《瀛奎律髓彙評》）以下謹就齊己《白蓮集》流傳之主要版本及相關情況略作說明。

《白蓮集》五代至宋元抄、刻本亡佚已久，現存最早者為明嘉靖八年柳僉抄本（詳下）。宋元時期文獻著錄《白蓮集》概況如下：

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未錄《白蓮集》。《崇文總目》卷十二：『《白蓮集》十卷，闕。』又，『《白蓮集外編》十卷，闕。』^{〔一〕}

釋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卷三十《梁江陵府龍興寺齊己傳》：『（己）卒，有《白蓮集》行於世，自號衡嶽沙門焉。』^{〔三〕}陶岳《五代史補》卷三《僧齊己傳》：『（己）有詩八百首，孫光憲序之，號曰《白蓮集》，行於世。』^{〔四〕}『八百首』蓋舉其整數。贊寧、陶岳距孫光憲相去未遠，所見當即孫光憲所編《白蓮集》。清吳任臣《十國春秋》卷一〇三所言『（己）有詩八百首，孫光憲序之，命曰《白蓮集》』^{〔五〕}，蓋本自《五代史補》。

北宋末《宣和書譜》卷十一《樂府帖》：『釋齊己……人以其詩並傳，逮今多有存者。……積以成編，號《白蓮集》，行於世。』^{〔六〕}南宋初《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》：

『《白蓮集》三十卷。』^{〔七〕}《通志·藝文略第八》：『齊己《白蓮集》十卷，又《外編》十卷。』^{〔八〕}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九：『《白蓮集》十卷，唐僧齊己撰。』^{〔九〕}周密《浩然齋雅談》卷上：『唐僧齊己有《白蓮集》。』^{〔十〕}

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三錄：『《白蓮集》一卷。』^{〔十一〕}《唐才子傳》卷九《齊己》：『《白蓮集》十卷，今傳。』^{〔十二〕}《宋史》卷二〇八《藝文七》：『《僧齊己集》十卷；又《白蓮華》（夾注：或無「華」字）《編外集》十卷。』^{〔十三〕}

以上為關於《白蓮集》著錄之大致情況。值得注意者，一是諸種文獻提及《白蓮集》卷目時一般均為十卷，唯《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》云《白蓮集》三十卷，不知是否因貫休《禪月集》三十卷而誤書抑或另有所本；而《文獻通考》錄《白蓮集》僅為一卷，不知是否另有一卷本抑或「十」誤為「一」。二是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通志》、《宋史》所言『《外編》十卷』、『《編外集》十卷』，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無載，或以為《外編》即齊己《風騷旨格》，然文獻著錄《旨格》均為一卷，故此《外編》十卷情況不得而知。至於《宋史》著錄稱『《僧齊己集》』而不稱《白蓮集》，恐因其著錄習慣所致，本卷錄僧詩集一般均稱『僧某某集』，如『《僧虛中詩》一卷』，《僧貫休集》三十卷，《僧清塞集》一卷』等。

《白蓮集》之版本，現存最早者為明嘉靖八年（一五二九）柳僉抄本（十卷本，附《風騷

旨格》一卷，現藏國家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柳本』。柳僉，明弘治至嘉靖間蘇州吳縣人，生卒年不詳，字大中，號安愚，別號味茶居士。此本卷前有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，《白蓮集》終，《風騷旨格》前有柳僉跋云：『陳氏《直齋書解》云：「唐僧齊己《白蓮集》十卷，《風騷旨格》一卷。」今兼得之，為合璧矣。元書北宋刻，傳世久，湮滅首卷數字，尚俟善本補完。與皎然、貫休三集並傳。嘉靖八年歲己丑，金閭後學柳僉謹志。』據此，柳本得自北宋刻本，但文字略有殘缺。孫光憲宋初尚在世，北宋刻本當即在孫光憲所編《白蓮集》基礎上之刻本。今檢柳本，錄詩八〇七首，較孫光憲初編《白蓮集》闕三首，據柳僉跋語，當是其所據北宋刻本已闕。

柳本也是傳世至今《白蓮集》版本之主要源頭。明末有馮班家抄本《白蓮集》（十卷，現存卷三、卷六配清抄本，附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，現藏國家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馮本』）。馮班（一六〇二—一六七二），字定遠，號鈍吟老人，常熟人。馮本錄詩同柳本，卷前錄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及柳僉跋語。《風騷旨格》後有清初著名藏書家、校勘家何焯（一六六一—一七三三）跋語，又附丁祖蔭跋語。丁祖蔭（一八七一—一九三〇），江蘇常熟人，一名初我，字之孫。據丁祖蔭跋語，《白蓮集》在明末清初尚有錢謙益藏影錄北宋本（此本為楊循吉所傳，詳下），此本與柳本同歸錢曾『述古書庫』。錢曾（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一），字遵王，錢謙益族孫。據其所撰藏書目錄《讀書敏求記》，馮班原抄本訛誤較多，何焯曾借得錢

謙益影錄本以校馮本。而據何焯校跋，其馮本又為蔣三揚之孫所贈，而蔣氏則得自錢曾家藏。丁祖蔭歷述其所藏《白蓮集》源流，稱「此本抄於馮氏，藏於錢氏，轉而入於將、於何，最後為汪、為予藏度」。考察馮本，顯然又源自柳本。而現存馮本也非完帙，其卷三、卷六已闕，實配清抄本以補足。所可注意者，丁祖蔭跋語提及馮本中有『漢月』一印。漢月即漢月法藏（一五七三—一六三五），無錫人，明末高僧。據丁祖蔭跋語，則馮本所自或有可能為漢月所藏舊本，惜馮班未有文字說明，故不得而知。

經何焯所校馮本之另一明抄本《白蓮集》十卷，附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，目錄後有『何氏藏書』、『臣光焯印』等印鑒（現藏國家圖書館。光焯即蔣光焯，以下簡稱『蔣本』）。蔣光焯（一八二五—一八九二），字繩武，號寅昉，海寧人，清藏書家。蔣本錄詩同柳本，卷前錄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，《風騷旨格》目錄後有柳僉跋語。卷三後錄何焯校跋：『此本乃嘉靖八年金閭柳僉得北宋刻傳寫者，馮定遠校過。壬申（一六九二）夏日，蔣三揚孫攜以贈我，後有《風騷旨格》，差為可讀。戊子（一七〇八）長至（按：即夏至），從錢楚殷借得東澗老人所藏楊南峰家抄本，遂詳校一過，改去訛字百餘，庶乎善本矣。』據此，知何焯所得錢謙益藏本乃明楊循吉家藏抄本。楊循吉（一四五六—一五四四），明文學家，字君卿，號南峰。吳縣人。楊循吉家抄本當與柳僉抄本相前後，惜乎不存於世。

經何焯所校馮本之又一本為清抄本《白蓮集》十卷，附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，卷前有『陽

城張氏省訓堂經籍記》、《廣圻采定》等印鑒（現藏國家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張本』）。陽城張氏即清代著名藏書家張敦仁（一七五四—一八三四），澤州陽城（今屬山西）人。藏書印有『陽城張氏省訓堂經籍記』等。顧廣圻（一七六六—一八三五）則為清著名校勘家，藏書大家黃丕烈、孫星衍、張敦仁等刻書，均聘其校勘。張本錄詩同柳本，卷前同樣錄有何焯校跋。

柳本流傳之又一清抄本《白蓮集》十卷，附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，有顧一鶚跋語（現藏國家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顧本』）。顧一鶚，清乾隆時吳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字漢題，號鷺堂，又號醉樵。顧本鈐有『曾在吳門顧醉樵處』。其錄詩同柳本，卷首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前題云：『《隨園行篋書》：「是集為錢塘汪午晴太史家藏舊本。乾隆丙申，余從事西江書局，與太史訂忘年交。以此持贈，珍若百朋。」』據此，顧本原為錢塘汪午晴（生平不詳）家藏，於乾隆丙申（一七七六）轉贈袁枚（一七一六—一七九八，錢塘人，晚號『隨園老人』），後又轉入顧一鶚處。《風騷旨格》目錄後錄有柳僉跋語。又據瞿鏞（一八〇〇—一八六四？）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十九《集部一·別集類一》：『《白蓮集》十卷，《風騷旨格》一卷。唐廬嶽僧齊己撰。舊為吳氏顧一鶚所藏。卷首題記云「是集為錢塘汪午晴太史家藏舊本。……以此持贈，珍若百朋」云云。舉以校毛本，正誤甚多。《風騷旨格》亦未刻。』^{〔十四〕}則知顧本最終為瞿氏《鐵琴銅劍樓》所藏。而瞿氏《目錄》載顧本卷首

題記脫漏『隨園行篋書』數字，使人誤以為顧本為顧一鶚直接得自汪午晴處。

明末曹氏書倉抄本《白蓮集》十卷，附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（現藏復旦大學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曹本』）為柳本之又一傳本。其《白蓮集》卷十終有柳僉跋語，並綴『天啓七年（按：一六二七）仲冬，借綠斐堂抄本錄於一字齋中，虛舟子記』之語。曹本書口下方鐫有『曹氏書倉』四字，曹氏書倉系明末曹學佺藏書齋名。曹學佺（一五七四—一六四六），字能始，一字尊生，號雁澤，又號石倉居士，明末侯官（今屬福建）人，著名藏書家兼抄書家。曹氏此抄本得自虛舟子借抄綠斐堂本，綠斐堂為明末常熟馮廷章書齋。虛舟子未詳其人，或為明末清初浙江金溪學者王宣（一五六五—一六五四，字化卿，號虛舟子），待考。曹本卷前《白蓮集序》首有『王氏二十八宿研齋秘笈』、『獨山莫氏銅井文房藏書印』等印記，知此本後為近代藏書家莫棠（一八六五—一九二九）收藏，最後為現代文獻學家王欣夫（一九〇一—一九六六）所有。王欣夫收藏珍本古籍頗豐，於一九五二年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執教，後其部分藏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。曹本錄詩亦同柳本，唯其文字與柳本略有異同。

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間影印出版四部叢刊初編本《白蓮集》十卷附《風騷旨格》一卷（以下簡稱『叢本』），錄詩八〇七首，內頁題『上海涵芬樓景印舊明鈔本，原書葉心高營造尺六寸、寬四寸一分』。叢本卷後有柳僉跋語，知此舊明鈔本即為柳本。唯叢本文字與現藏國家圖書館柳僉原抄本亦有小異。或因叢本所據為柳本之傳抄本，或因叢本對柳本文

字有所刊改而致。

今存齊己詩集之最早明刻本為嘉靖十九年（一五四〇）朱警輯刻《唐百家詩》本。朱警，字東愚，生卒年不詳，華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。其父曾取宋刻唐人集，哀為百家，未就而卒。後朱警見友人徐獻忠（字伯臣）《唐詩品》一卷，乃徇其所尚，差為品目，於舊本之外補入十二家，置《唐詩品》於諸篇之首。故此《唐百家詩》亦多源自舊宋刻本。今傳為明末重印本，國家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等有藏。齊己詩列入百家之第八十三家，題作《齊己詩》，無目錄，實分十卷，錄詩八一二首，較柳本多出五首。其卷一、卷二、卷三錄詩均與柳僉抄本同；卷四同柳本之卷七，有《題鄭谷郎中仰山居》一首，為柳本等所無；卷五同柳本卷四；卷六同柳本卷五；卷七同柳本卷六；卷八、卷九、卷十則同柳本，唯其卷九有《題玉泉寺》一首、卷十之《紅薔薇花》、《貽九華上人》、《寄廖匡圖兄弟》三首，柳本均無。

彭定求等奉敕於康熙四十五年（一七〇六）編成之《全唐詩》^{〔十五〕}為收錄齊己詩數量最多者。其卷八三八至卷八四七十卷共收齊己詩八一二首，殘句一六句；另有卷八八八收齊己《過西塞山》一首。今考《全唐詩》之齊己詩，實源自朱警《唐百家詩》本。其所錄詩不僅數量與《唐百家詩》同，且文字亦與《唐百家詩》全同。所不同者，唯《全唐詩》卷次同於柳本，即將《唐百家詩》卷四（七律）調至卷七，與卷八（七律）、卷九（七律六五首，

七絕一七首）挨次排列，使分類次序更明。考《全唐詩》之修纂，其主要底本即清初季振宜（一六三〇—一六七四）所輯《唐詩》和晚明胡震亨（一五六九—一六四五）編纂之《唐音統籤》，而《唐音統籤》和《唐詩》中諸多詩集正源自《唐百家詩》。

按：《全唐詩》收齊己詩較柳本等多出六首為：卷八四四之《題鄭郎中谷仰山居》，卷八四六之《題玉泉寺》，卷八四七之《紅薔薇花》，《貽九華上人》，《寄廖匡圖兄弟》，卷八八八之《過西塞山》一首已見卷八三九，唯卷八三九《終入高雲漢》，卷八八八作《終日高雲漢》。而《題鄭郎中谷仰山居》與卷八四五之《江上望遠寄鄭谷郎中》文字小異，亦當為同詩異本。《紅薔薇花》一詩，又見《全唐詩》卷八七五，題作《紅薔薇》，無名氏作，一作莊南傑詩，為七言八句：『九天碎霞明澤國，造化工夫潛剪刻。淺碧眉長約細枝，深紅刺短鉤春色。晴日當樓曉香歇，錦帶盤空欲成結。謝豹聲催麥隴秋，春風吹落猩猩血。』其後四句與卷八四七《紅薔薇花》『晴日當樓曉香歇，錦帶盤空欲成結。鶯聲漸老柳飛時，狂風吹落猩猩血』文字小異。此詩五代後蜀韋穀所編《才調集》收錄，亦題無名氏。而宋洪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收錄時作七絕，題作《薔薇花》，署齊己作。按：此詩當原為七律，以無名氏作為宜。《貽九華上人》一詩，陸時雍《古詩鏡·唐詩鏡》作貫休詩，難以究明。《寄廖匡圖兄弟》一詩，傅璇琮主編之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·五代卷》疑為廖圖所作，誤傳為齊己詩。故《全唐詩》能確定較諸本增收者，實即卷八四六《題玉泉寺》一

首。卷八四七末附齊己詩殘句一六句，多為齊己詩歌之異文，唯有『相思坐溪石，□□□山風』二句不見齊己詩作中，亦不見《全唐詩》他人詩作中，然闕三字。陳尚君《全唐詩續拾》^{〔十六〕}卷五十重輯此二句為『相思坐溪石，微雨下山風』，並注明『見《吟窗雜錄》卷十五』。

另，陳尚君《全唐詩續拾》卷五十新輯齊己詩二首：《落星寺》一首，《西林水閣》一首，均輯自《吉石庵叢書》本《廬山記》卷四；殘句二句：《題天門山》：『可憐宋玉多才思，不見天門十六峰。』見《輿地紀勝》卷七十《澧州》。綜上，含今人增補之《全唐詩》^{〔十七〕}收錄齊己詩含重出、存疑者，合計得詩八一五首，殘句一八句。而除去重出、存疑者及殘句，則恰為八一〇首，與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所言數量吻合。

今存《白蓮集》之又一明刻本即虞山毛氏汲古閣本（國家圖書館藏本，以下簡稱『汲本』）。此本與貫休《禪月集》、皎然《杼山集》同刻，名為《唐三高僧集》，齊己詩十卷，八〇七首，同柳本。無《風騷旨格》。毛本卷前錄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及贊寧《宋高僧傳·齊己傳》。卷後有跋語兩則，其後一則曰：『丙寅（一六二六）春杪，再過雲間康孟修內父東梵川……搜得紫柏手書《梵川紀略》一幅……又搜得《白蓮集》六卷，惜其未全。忽從架上墮一破篋，復得四卷，咄咄奇哉。……既知為紫柏手授遺編，早向未來際尋契。余小子有深幸焉。晉又識。』據此，毛晉明天啓六年（一六二六）偶得此本於其內父（岳父）康

孟修雲間（今上海松江）東梵川別墅，其為晚明吳江高僧紫柏尊者（一五四三—一六〇三）所遺。紫柏遺編《白蓮集》當為手抄本，其錄詩與柳本全同，當是源自柳本。唯毛本與柳本文字差異較大，明顯誤字時有所見，或為毛氏刊刻時校改所致。汲古閣刻本校勘欠精，甚或臆改文字，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七《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一》有論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）纂成《四庫全書》，第一〇八四冊收《白蓮集》十卷^{〔十八〕}，為時任兩江總督采進本，錄詩八〇七首。後有毛晉跋語，當取自汲本，但文字與汲本異同較多，與諸本文字亦均有異同，當是四庫館臣參校他本所致。其文字與《唐百家詩》、《全唐詩》本同多異少，當對其參考較多，而兼及他本。

《白蓮集》之清抄本另有：宛平王氏家藏清初抄本《白蓮集》五卷，拾遺四卷，前五卷四〇三首，拾遺四卷一〇四首，計五〇七首（現藏國家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王本』）。王本卷首錄有《齊己小傳》（出北宋陶岳《五代史補》）。傳文前有『宛平王氏家藏』、『慕齋鑒定』、『胡氏茨村藏本』印記。宛平王氏即王熙（一六二八—一七〇三），字子雍，號慕齋，順天宛平（今北京）人。胡介祉（約一六九二年前後在世），字循齋，一字存仁，號茨村，直隸大興（一作宛平）人。王本前五卷錄詩同柳本。拾遺四卷，卷一錄五律三七首，卷二錄七律三〇首，卷三錄古風二二首，卷四錄七絕一五首。卷四《贈九華山人》一詩（即《全唐詩》卷八四七《貽九華上人》），為《唐百家詩》和《全唐詩》之外諸本所無。

劉氏嘉蔭篋藏清抄本《白蓮集》十卷，錄詩八〇六首，較諸本闕卷一《新秋雨後》一首（現藏國家圖書館。以下簡稱『嘉本』）。嘉本卷前有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，並有『嘉蔭篋藏書印』、『御賜清愛堂』印記。無目錄。開卷處鈐有『嘉蔭篋』、『劉喜海印』。卷十終有『筍河府君遺藏書畫』印記。末題『此集汲古閣毛氏曾刊入唐三高僧集』。按：『清愛堂』為康熙御賜劉榮齋名。劉榮（一六五七—一七一八），山東諸城人，劉統勳之父，劉墉之祖。劉喜海（一七九三—一八五二），劉墉姪孫，字燕庭（一說字吉甫，號燕庭），金石家，有《嘉蔭篋金石碑目》等。嘉蔭篋為劉喜海室名。劉喜海手錄善本古籍多種，今藏國家圖書館。『筍河府君』則為朱筠別號。朱筠（一七二九—一七八一），北京大興人，字美叔，號竹君，又號筍河府君，乾隆進士，金石學家。據嘉本末題文字及『筍河府君』印記，其或由朱筠抄自汲本。然嘉本文字與汲本異同較明顯，唯與顧本多同，與他本差異亦較多。

綜觀《白蓮集》現存諸本，以柳本為最早且流傳最廣，因而也是今本主要源頭。《全唐詩》本所收詩歌數量最多，但校訂較為粗疏，致有重出、誤收者。除王本為殘本外，其餘諸本所收齊己詩數量雖略有出入，均堪稱全本。文字方面，諸本則互有異同，而總體以柳本為優。然柳本亦偶有文字訛誤者，如柳本卷一《賣松者》：『未得凌雲價，何慚所負真。』『負』，汲本、嘉本、顧本、曹本、叢本等均作『買』。推敲文意，正當作『買』。《全唐詩》、《四庫》本校訂欠精，而對諸本所闕文字則多有補充。如卷一第四首詩題，諸本均題

作『□□□仰』，王本闕題，《全唐詩》和《四庫》本則題作『贈仰上人』；卷一《寄王振拾遺》頸聯，諸本均作『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餘』，《四庫》本作『志定榮枯外，身全寵辱餘』。因各本文字異同較多，校勘以柳本為底本，仔細比照諸本，擇善而從。附錄《風騷旨格》亦以柳本為底本。

齊己詩總數，孫光憲《白蓮集序》稱八一〇首。今含《補編》本《全唐詩》收錄八一五首，殘句一八句。然其中重出二首，存疑三首，故可靠者仍為八一〇首；殘句剔除重出，實為四句。而周介民《齊己考》^{〔十九〕}一文，稱『齊己詩作在《白蓮集》外，還可增入幾首』。其所增四首分別為：『其一，宋尤袤《全唐詩話》卷六引齊己一首佚詩，未載標題，詩云：自古浮華能幾幾，逝波今日去滔滔。漢王廢苑生秋草，吳主荒宮入夜濤。滿屋黃金機不息，一頭白髮氣猶高。豈知屋外金仙子，甘露天香滴毳袍。』按：此詩見《全唐詩》卷八三七，為貫休《山居詩二十四首》之二十二，唯『今日』作『終日』。《全唐詩話》或誤記為齊己詩。『其二，《宛委別藏》本《分門纂類唐歌詩》卷九十一草木蟲魚卷第三有齊己《薔薇》一詩，全詩如下：根本似玫瑰，繁英刺外開。香高叢有架，紅落去多苔。去住閒人看，晴明遠蝶來。牡丹先幾日，消歇向塵埃。』按：此詩為齊己詩作無誤，然已見於《白蓮集》卷六，唯個別文字有異。『其三，《吉石庵叢書》本《廬山記》卷四，引齊己《落星寺》、《西林水閣》二詩。』然此二詩已見陳尚君輯《全唐詩續拾》卷五十。

作者僥倖於二〇〇九年獲批高古委《齊己詩注》整理項目，但深知才學譾陋，時有舉鼎絕續之虞。整理過程中，幸得復旦大學陳尚君先生、陝西師範大學魏耕原先生和吳言生先生、安徽師範大學劉運好先生等勉勵與指教。初稿完成後，蒙黃山學院許萬宏博士等校讀指罅。對以上諸位之幫助謹致謝忱。同時懇祈方家不吝正謬。

潘定武

二〇一三年二月 黃山學院

【注】

〔一〕關於齊己生卒年仍有爭議。齊己《與崔校書靜話言懷》：『同年生在咸通裏。』其當生於八六〇—八七四年間。與齊己有密切交往之孫光憲，其有天福三年（九三八）三月作於齊己卒後不久之《白蓮集序》。據此序，齊己應卒於九三八年或稍前。現多認為《寄廖匡圖兄弟》實為廖匡圖所作而誤傳為齊己詩，其中云：『年登八十喪南荆。』則齊己年壽應近八十。故齊己當生於八六〇年或稍後，卒於九三八年或稍前。

〔二〕王堯臣等：《崇文總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，第一四一頁。

〔三〕贊寧撰，范祥雍點校：《宋高僧傳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，第七五二頁。

〔四〕陶岳：《五代史補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，第六六六頁。